

此去明德

□廖天元

—

周六午休起来，掀开窗，阳光扑爬跟头了一地。突然想起同学介绍的明德茶山，忍不住有驱车前往的冲动。想象着阳光明媚，微风不燥，一个人独立山头，满山遍野的茶树传来铺天盖地的绿，整齐划一的绿，那一定是一番壮观而澎湃的美！

走，去明德！打电话邀约一个朋友，他毫不犹豫地和我“说走就走”，着实让我喜出望外。

实在是“明德”这个词勾起了我的兴趣。明德，《大学》中的句子。这本写给“大人”们的书，开宗明义就提出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明德，弘扬好的品德。拥有这个名字的地方，究竟有着怎么的故事？还有茶，朋友说，明德乡的茶，已有200多年历史，乾隆年间曾作为贡品进贡，乾隆皇帝品尝后，大加赞赏，挥毫题字“水可明心 茶可明德”——这个可不得了。

明德乡在南充营山县城东60公里处。一切顺利，到达也是下午六点半了。那个时候，还能看到什么？朋友握着方向盘，车速稳控在百码左右。他徐徐回望着我，一切刚刚好。

刚刚好，是“度”，不早不迟，不多不少，不偏不倚，不冷不热。要这般“中庸”，实则太难。不过走在四月的高速路上，窗外的每一帧美景确实刚刚好。人间四月最美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四月的美，美在清新自然，美在干净纯粹，美在活力四射，美在花团锦簇。你看窗外湛蓝的天空，墨绿发亮的远山，一切焕然一新，让我一颗迟暮的心，也禁不住怦怦直跳。

不管早晚吧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太在乎到达目的地，而忽略了沿途的风景。因为慢，不仅想起一个词，浪漫。漫虽不写作慢，浪漫却与慢密切相关。大约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过，“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喝茶。当你浪费时间慢慢散步，浪费时间慢慢吃饭，就会自然生长出浪漫。”

许是因为一路寻茶，朋友也谈起了林清玄。“你知道吗？林清玄喜爱喝茶，他有一本书，就叫作《不如吃茶去》。你有时间好好翻翻，一定会大有收获。”

我没告诉他，这本书我恰恰翻过了。我实在觉得林先生对茶的研究太深太深。林先生说，仔细看茶，就是“人在草木间”。多么富有禅意和诗意的表达。他还

说，进入茶道，是值得感恩的事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事物，生活有那么多的面貌，一定是特别的人才能进入茶的世界。

茶道的境界发展到最高峰，叫“一生一会”。这一辈子只为了这一次的会面，当时间和空间浓缩到这一点上，当茶叶在茶杯中翻滚的瞬间，这样的相会便显得无比神奇和庄严。

此去明德，我们能相会到什么？

二

明德之路，大道坦途。

多年前去过营山，也是心血来潮，去看太蓬山。网友说太蓬山势奇特，峰峦叠嶂，云烟袅袅，状若蓬莱，又牵扯到杨贵妃，自然和人文风景荟萃，很是让我心动。但因不熟悉道路，我开着车，跟着导航，在乡间的公路上，一路颠簸到怀疑人生。

似乎就在一夜之间，通往各地的高速公路像手掌的指纹蔓延开来。车从高速出口下来，正在疫情防控的小伙子说，去明德乡看茶，要从另一个互通出去。尽管彼此都戴着口罩，我们还是感受到小伙子的热情与细心，寥寥数语透出一方山水的朴实与明澈。

下高速，车在县道间盘旋。打开车窗，槐花浓郁的芬芳扑鼻而来。山坡的油菜已经谢了花，一串串油菜挤挤密密。绿油油的麦苗，顶着饱满的麦穗，已有一尺有余。豌豆开着花，胡豆结了荚，田里已经关了水。大地在四月，用期待写下饱满的诗行。

朋友非常惊喜：“哎呀，撂荒地几乎没有了。”

我“鄙视”了他一眼：“你这些城里长大的娃娃，只知道米从柜子里来。知道这是什么季节了吗？”

什么季节？春耕呗。十年前，我在乡镇工作，春耕时节，大片的农田因劳动力缺乏，只能无奈地长着草，看着就让人惋惜。如今，随着各地轰轰烈烈地整治撂荒地，春天的田间，又有了它原来生动的模样。

正在遐想间，车缓缓停在一个岔路口。路边有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，窗台一溜红花酢浆草正开得灿烂。这花清莹淡雅，是姑娘们的最爱。这户人家，住着怎样的主人？

一个老人走了出来，七十多岁的模

样。大爷，在你家要一口水喝好吗？大爷见到我们，赶紧打开门，微笑着给我们倒水。这是一幢一进三通的房子，一间整齐地码着柴垛，一间猪圈有两个猪仔叫得正欢，最里面是厕所。厕所铺着瓷砖，透亮透亮。

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勤劳之家。老人家自豪地给我们介绍，二十多年前就修了这屋子，住习惯了，儿子们多次喊他进城住，他都舍不得。

穿过明德镇街道的时候，时间已到六点半了。再一打听，茶园在山顶，还要顺着路前行十多分钟。岔路实在太多，导航似乎发挥不出作用，这怪我们，我们写的目的地是明德茶园，乡亲们告诉我，三四个村都有，几千亩面积，你们到底去哪里呢？最近的话，就一直往山顶爬吧。

三

夕阳西下，余晖相伴。

一群大爷大妈从田间劳作归来，听说我们去看茶，他们乐了：“我们就是采茶的！”戴草帽的大妈让我们跟她走。她径直来到一所学校，打开大门，招呼我们去看。原来是茶叶加工的地点。我们匆匆退出来，我们想看的是茶叶最初的起点——茶山。大妈指点路后，我听见她朴实的邀请，一会下来到家里吃饭。

当我小心翼翼地车开到山顶的时候，暮色已经四合了，眼前茫茫一片。山村的落日留恋着大山的温柔，氤氲着斑斓柔和的色彩，做着一天最后的告白。大山莽莽绵绵，周遭安静，静默得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暮色深锁，我只能想象这茶山的模样了。同学曾给我发过茶山的照片。凹凸起伏、层层叠叠的山峦上，一垄一垄的茶树，一片连着一片。有如梯田的样子，曲线紧挨着曲线。婷婷袅袅的茶垄，像被水洗一般，一眼望不到头，看不到边，迤迤不绝，气势盖天。

就在这天地之间，就在这草木之间，我和明德相遇。

中国的茶道讲究“精、行、俭、德”，非常细微，有力量、俭朴、德行；日本茶道的境界叫作“和、敬、清、寂”。林清玄先生说，“和”是可以处在好的关系里；“敬”就是互相尊敬敬畏；“清”是处于干净的状态；“寂”是孤寂安静，一切止息了。

这八个字，何尝说的不是人生！乾隆皇帝说的明德，是不是就指这个道理！

下山，大山腰上的人家点亮灯火，整个村子里便成了“天上的街市”。没想到大妈真站在门口等我们，我看到桌上的面条，正热气腾腾。

还有一壶茶。明德的茶。

“乡下人自己种的茶，不稀奇！”说话间，大妈端来了两杯茶，几叶茶沉沉浮浮，透着几分青绿明亮、几分缠绵余味。我知道，经历了炭火炙烤的茶，与沸水一撞击，激发出生动的山野气息，在这一刻与我们相遇。谁说茶是温柔的，谁说茶不是温柔的？

我轻轻尝了一口，此时此地，色、香、味，达到完美的境地！

茶余与饭后

□彭辉

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弄得一手好茶饭是让人羡慕的，那茶余饭后的一段空闲时间更令人向往。我对茶余与饭后却有着别样的认知，并热衷于这两样事物。

童年的生活像蜜糖一样幸福，那时也喜欢吃一些酸甜辛辣的食物，唯独不喜欢喝茶，家乡人把喝酒、饮茶叫作吃酒、吃茶，那是成年人的最爱。偷饮一口茶，后悔好几天，那着实让人恶心的茶味如同传说中的苦口良药。母亲总是那么节约，父亲喝过的茶叶也舍不得倒，把它收集在一起，到了一定的量就丢进罐子里煮熟，待到冒着热气了就把鸡蛋放在里面，然后加点盐

和花椒，由着慢火煮好几个时辰，剥开就见那成了淡黄的蛋清，吃起来居然多了几成香味。我那时总盼望吃上茶叶蛋，一则改善下饮食，只因半月才能吃上一回肉，而普通的煮蛋难以下咽；再则茶叶蛋能强健脾胃，帮助消化，偶尔也舔舔蛋壳上的茶味，已然不那么令人厌恶了。

读大学学的是中文，对茶文化也有了一些了解，也想学学文人雅士品茶的做派。同学海军老家盛产茶叶，自然会带一些茶叶过来，他一泡茶，香味弥漫整个寝室，大家都想方设法喝上一两口。他对此毫无愠色，但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后那位偷喝的室友把

茶杯弄了个见底。脸都红到耳根的他愤怒地说道：“你们这群驴，喝就喝嘛，把茶底子都喝完了。”在他的经验里，茶喝到三分之一时就不能再喝了，必须满上了再喝，感觉那茶余就是神话中的夜明珠，还可泡出好的茶呢，反之后面就和白开水没啥区别。现在想来，这不正是叫我们别涸泽而渔、焚林而猎吗？一时的贪饮，长时的寡味。后来也在《红楼梦》里看到了“一杯为品，杯即为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了”的说法。真没想到海军还如此懂茶事，怪不得他一直过得闲适幸福。

此处的饭后，自然不是吃饭后的闲情雅趣，而是三餐后剩下的饭。小时生活在农村，必然知道父母劳作的辛苦，牢记“家有万担，不脱补衣，不丢剩饭”的古训。关键是在那年代饭为普通人家的主食，“人是铁、饭是钢”的俗语很是贴切。奶奶总会把剩下的饭用帕子包上，几捏几捏，做成饭团，成为孩子们惦记的零食。有时我们故意不怎么样吃饭，

以便有更多的剩饭来做饭团，在割草、玩耍后，从荷包里拿出饭团品味着，会让其他小伙伴羡慕不已。赶集要走上大半天，走得脚手发软时，大人拿出一个饭团来，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香。如今的饭团有海苔、芝士片等配料，但怎么也没有儿时的味道了。

剩下的饭似乎比新鲜的饭更好吃，尤其是用来炒饭，不失为人间美食，家有鸡鱼面蛋，不如回炒的剩饭。先给锅底铺上点猪油，然后在柴锅里放进剩饭，撒点盐和香葱，那味道让人馋得流口水，如果能加进珍藏的鸡蛋，那更是美得出奇。早在汉代就有蛋炒饭了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筒上有“卵煊”一说，经专家考证，“卵煊”是一种用黏米饭加鸡蛋制成的食品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炒饭吃得少了，智慧的母亲将剩饭留在锅里慢慢烘烤，一大块一大块的锅巴就出来了，不但可以即食，还可以用来炒肉片之类的，后来才知道有道佳肴为“锅巴肉片”。